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

精品阅读



芦芙荭

一只鸟

A BIRD

芦芙荭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



一只鸟

A BIRD

卢美莊



一点鸟



芦芙荭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3 ·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鸟 / 芦芙荭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3.10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精品阅读)

ISBN 7-5385-2367-7

I. 一… II. 芦…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389 号

丛 书 名: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精品阅读

书 名: 一只鸟

作 者: 芦芙荭

扉页题字: 周春华

出 版 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电 话: (0431)5647211

印 刷: 长春市南关文教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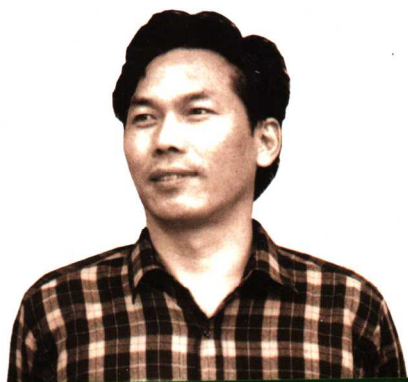
印 张: 4.5

2003 年 10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7-5385-2367-7/G · 1505

总定价: 64.00 元

本册定价: 8.00 元



芦芙荭，男，1963年出生，陕西省镇安县人。当过教师。1987年起先后在《作品》、《雨花》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其小小说《一只鸟》、《三叔》分别获1995—1996年度、1999—2000年度中国优秀小小说作品奖。2002年荣获“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奖”。作品多次被《小小说选刊》等各种媒介转载并入选各种选本。曾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现在西安某杂志社工作。

策划/红鹤工作室
责任编辑/于德北
装帧设计/王犁犁
电脑制作/贺 艳



谨以此书献给热爱生活及阅读的青春读者

小小说

推荐辞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是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精品阅读”丛书,汇聚八位实力派作家的高品味文本,其轻捷灵便、单纯通脱的创作优势,将给广大读者带来时尚性的阅读快感。

散文

推荐辞

精巧的构思,严谨的结构,娓娓的叙述以及清新的语言使小小说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阅读空间。它看似简单,实则丰富;读之虽短,但意味深长。

作文与考试

推荐辞

在极其简短的叙述中,构建曲折、跌宕的情节,与片刻的阅读中获得高妙的审美愉悦。在这个忙碌而仓促的时代,能够享受到如此优秀的浓缩的精神精华,我们不禁对这些上乘小小说的作者发出由衷的惊喜的感谢!

中学生阅读文选

推荐辞

我们不想说推荐理由,因为那只是我们的推荐理由;我们不想做任何评价,因为那只是我们的评价。

你们的眼睛可以发现一切。

翻开它,你们的心灵会被美丽所撞击,会被生命所问候……

目录

序	3	75	轻松
小小说未必小 / 杨争光	3	77	傻子
游戏	7	79	考试
一个新兵与三个俘虏	10	81	车子
一只鸟	13	84	午夜热线
秋夜歌声	17	87	情书
鸟巢	20	89	款儿和他娘
油菜花儿黄	24	92	守望
美好愿望是这样破灭的	27	94	三叔
雪梦	29	96	大哥
故事	32	100	康先生
打是亲，骂是爱	34	104	铁匠铺
狗	37	107	胸罩
扳着指头数到十	40	110	熟悉
太阳·月亮	42	113	小河
爱情	45	116	回家
叫我一声哥	48	119	一只瓦罐盖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50	122	水水之死
发财	52	125	附录
抓贼	55	127	芳邻芦芙荳
差转台	57	129	小小说的芦芙荳
问候	60	132	芦芙荳印象
出气	62	133	想见芙荳
汇报	65	135	给芙荳的信
平衡	67	137	一株红高粱
花开花落	70	139	兄弟般的情义
朋友	73	142	小小说创作年表



小小说未必小（序）

杨争光

认识芦芙荭，是碰上的，没有任何戏剧性。

在我认识的人中，有许多都是没有戏剧性的碰上的，没什么说头。碰上了，就认识了，然后，各自走开，也许还会再碰上，也许永远消失。

芦芙荭属于碰过多次的，没有消失的，就成了朋友。

他是一家故事刊物的主编，曾向我约过稿，但我没有能力写出适合他的刊物发表的作品，所以，我从未想到我们会有文字上的联系。

然而，还是有了联系。

他要出版一本小小说选集，托人转告我，让我为他的选集写点文字，我很诧异，因为我只知道他是主编，却不知道他也是弄小说的。

就我的阅读来说，小小说几乎是个冷门。

我记不得在哪个刊物上读到过一篇翻译作品，很短，大意是——一个终年在海边钓鱼的老头，很让去海边观光的游客们遗憾，因为他钓到的鱼太少，工具和操作方式都很原始。游客们建议他多钓一些，用卖鱼的钱把钓杆换成木船打鱼，然后再换机帆船去更多的海域。老头问他们，然后呢？观光客们说有了钱就可以旅游，去海边享受日光浴。老头说，我现在就是啊。

我觉得这个短篇虽短却很精彩，大概可以划入小小说之列。

看芦芙荭那一副粗线条的骨架，还有那副虽有棱角却不显

特别的模样，能做这种活吗？

我连续读了芦芙荭被称作小小说的十几篇文章，我想，他能做，且做得很不错。

比如他的《一只鸟》、《游戏》、《午夜热线》、《叫我声哥》、《鸟巢》都不错。

我没觉得它们小。

它们几乎具备了小说所应该具备的所有元素；而且，芦芙荭具有让这些元素在他的作品中闪烁奇光异彩的能力。这是要让许多大小说、长小说很失面子的。

我以为，篇幅的短，不应该作为它可以小的借口；我还以为，越短就越不容易耍花枪，这都是作小小说的陷阱，弄不好就会掉下去。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像芦芙荭一样写作小小说的同行。

芦芙荭爱喝酒，酒是粮食精——喜欢把粮食精作为饮料的人，做小说也要做小说精的。

芦芙荭爱说笑话，喜欢给同事制造一些善意的恶作剧——他是把生活中的智慧和情趣用到了小说里，还是把作小说的智慧和情趣不小心撒落在了生活里？

都说芦芙荭是一个直性子人，可是，作小说的时候，却喜欢拐弯，冷不丁拐一个弯，小说就会显出一道十分别致的风景。

……

写一篇好的小说并不困难，甚至写出一本好的小说也不困难，难的是写成一个好的小说家。也许芦芙荭没想做小说家，但是，芦芙荭会继续写他的小说，而且是认真的，就因了他的认真，我愿意为他叫好。

是为序。

游戏

城市的一角，一群孩子正在玩一场游戏。他们先将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分成两派：一派是正面人物，另一派是反面人物。之后，他们就各司其职，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场有趣的战斗。战斗一开始就进行的非常激烈，许多敌人在正义的枪口下纷纷被击毙。当然，那些被打死的敌人，很快就会从地上爬将起来，又组成一股新的反抗势力。接着，敌人里的一名要员就被活捉了。两名战士十分荣耀地将俘虏押送到司令那里（司令是统管正反两派的）。司令犯了难。他事先并没想到敌人会被活捉这一点。参谋便说：“司令，咱设个牢房吧！”司令觉得这建议不错，就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了大大一间牢房，命令把俘虏押进去。并让两名战士守在牢房的门旁。

其时，战斗进行得正激烈。呼声、喊声，“哒哒哒”的枪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两名看管的战士听着这喊声杀声，看着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实在有些耐不住了。心里痒痒得如同兔跳。就在这时，其中一名战士急中生智，就想出了逃脱这苦差事的办法：他用粉笔在牢房的门旁画了两个高大的持枪者。当时，司令手下人员正告急，一看这法儿挺不错的，就满脸高兴地给他们安排了新任务。

过一会儿，那名俘虏也实在有些忍不住了。也效法用粉笔在牢房里画了一个人儿。然后，也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去了。不过，这次他已脱胎换骨，成了正面人物里的一员。

敌人一个一个被俘虏。但这次俘虏来的敌人，只在牢房里呆一会儿，就被用粉笔画的人取代了。

很快地，敌人被活捉光了。所有被俘虏来的敌人都变成了正面人物。只是地上画的牢房已排成了长长的一串，并且里面都满满地关押着画的俘虏。

没有了敌人，仗就无法再打下去，也无须再打下去。于是，在参谋的提议下，大家又玩开了“过家家”。男孩女孩自然搭配开，司令用粉笔在牢房前画了一条街道，让大家依次沿街道的两旁给自己建造家园。

这次，大家的兴致似乎比先前更大。他们开动脑筋，都想把自己的家园设计得别具一格，时间不长，一座新型的城市就初具规模：亭亭玉立的中式小洋楼，拔地而起；错落有致的俄罗斯建筑，匠心独具；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仿唐建筑，古香古色。还有北京的四合院，乡村的茅庵草舍。

更显匠心独运的是，有的还在房舍的后面修了草坪、花园、游泳池、娱乐场等等。同时，街道上也有了熙熙攘攘往来的行人车辆。此时，这些孩子们似乎被这些美丽的建筑陶醉了。他们索性将自己也画进了这个迷人的城市中去了。他们想象着自己在那碧绿的游泳池中游泳的矫健姿势；想象着自己在这座城市开车穿行而过；他们想象着自己在这座城市中能进行的一切一切时，似乎自己已主宰了这座城市。

在这群孩子中，只有那个第一次做了俘虏的孩子似乎和大家有点不一样。他没有将司令给自己画的地盘建成自己的家园。他在那块地方，设计成了一所美丽的校园——那是这个城市永远也找不出第二个的校园。然而，就在他刚刚把这所校园



A BIRD 一只鸟

建好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大家抬头望去，一辆洒水车呼啸而来。

孩子们不得不离开那里。他们恋恋不舍，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座美丽的城市被洒水车喷洒出的水柱吞食掉。就在这时，孩子们忽然发现，那个画了校园的孩子却依然定定地站在那里。他似乎对洒水车的到来视而不见。洒水车不得不停下来。司机恶恶地跳下车，气势汹汹地朝那孩子走过去。

事情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当那司机走近那孩子，望了一眼孩子面前的地面之后，他笑了。他摸了摸那孩子的头，然后跳上车关掉了车上的水闸。车慢慢从孩子身旁开过去，直到很远很远了，司机才打开水闸。于是整个街道就出现了一块干干的地面。那地面站着那孩子。那孩子泪流满面地望着那地面上的校园。

一个新兵与三个俘虏

老班长临死之前，躺在破庙外的草垛上，一双和善的眼睛无力地睁着。当他看到坐在旁边的新兵阿福那双仇视的目光，听着破庙里传出的鼾声、磨牙声和梦呓声时，心里不由一惊。他紧紧攥着阿福的手，久久地不肯松开。

“阿福，看样子我是不行了。押送这三个日本人的任务就落在你一人头上了。我知道是日本人杀了你爹娘，又是这三个日本人烧了你家的房屋，杀了他们也不能消你的深仇大恨。但这三个日本人是我们的俘虏，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将他们送到云州城去，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阿福，你一定要答应……”

老班长断断续续地说。说到后来，竟成了一串痛苦的呻吟。

阿福心里绝对不愿答应老班长的乞求，但当他看到老班长被痛苦折磨得扭成一团的脸，看到老班长久久不愿合上的眼睛时，只好违心地点了点头。

第二日，阿福在破庙旁草草地安葬了老班长，就准备押着三个日本兵上路。

三个日本兵虽然身上都受了伤，为预防万一，阿福还是过细地将每个人身上搜了一遍。之后，用绳索缚上每人的一只手，将三人连为一体。这时，天突然变了，呼啸的山风刀子一样飞来。三个日本人龟缩在破庙里，赖着不走。他们甚至气焰嚣张地攥着那只没有被捆绑的手，对阿福龇牙咧嘴。

黄昏又下开了雪。雪下得很大，铺天盖地。阿福望着破庙角落里冻得缩成一团的三个家伙，恨得牙根出血！凭阿福的经